

● 抗疫 · 故事

易黎：温柔越多 困难越少

▲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宋箐

疫情暴发，上下齐心，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战疫。众多医疗队驰援武汉，越来越多的抗疫物资向湖北聚集，一张张请战书提交到了防疫一线，一个个白衣战士奔赴前线，临危受命，迎难而上，为后方建立起坚固的防御堡垒。

2月14日，深圳市第二批援鄂医疗队整装待发，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深圳医院。队长易黎，将带领16名队员前往荆州支援。

疫情暴发那天，我就明白自己该去前线

“接到支援任务那刻，我很平静。自疫情暴发那天，我就明白我应该去前线。”虽然做足了思想准备，但抵达荆州，当地疫情还是让大家感觉到很紧张。易黎了解到，湖北省的中小城市以及广大农村地区医疗资源不均衡，给新冠肺炎患者的确诊和救治带来一定的难度。2月7日，国家卫健委宣布建立16个省支援武汉以外地市的一一对口支援关系，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全力支持湖北省加强对患者的救治工作。这对湖北省不同地区疫情严峻、复杂、多发的态势来说，无疑是一支强心剂。

“起初接到通知，是去石首，到达后任务变更，前往监利县——是荆州地区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这其实也是前线指挥



部对深圳队实力、士气、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当地医疗机构配合能力的充分信任。没有任何犹豫，我们必须去！”易黎说。

在监利县，来自珠海、阳江、清远的三支医疗队，已经早于深圳队一天抵达。临行时，易黎收到指挥部的指令，要求他把监利地区所有广东队伍整合起来。他顿感压力倍增：“这次遇到真正的考验了。”

谦虚、真诚、温柔越多 困难就越来越少

虽然几支队伍整合，但相互间的关系比较微妙。几支队伍的医生在当地都是精心挑选出来参加这次战斗的，很受尊重。突然要被融合重新排班，心中自然不是特别理解。易黎耐心地做心理工作：我们是一个团体，

而非收编，也不是几支队伍简单拼凑，大家都要平平安安回去。“要尊重团队中每一个人，要秉着帮助的心态，不要有指使命令的语气。”渐渐地，团队里谦虚、真诚、温柔越来越多，困难就越来越少了。

和当地医疗队如何顺利、和谐协作也是易黎所要克服的困难之一。为了让危重症患者得到更好救治，易黎亲自联系转送车，把他们送到更高级医院。一桩桩、一件件诸如此类为当地医疗队考虑的事情，让易黎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同时也让团队配合变得更加和谐娴熟。“默契度提高了，抗疫工作的效率当然就高了。”易黎说。

近半月内（2月14~28日）轻症患者得到精心护理，大部分出院康复，重症病例从23例降至5例。“我们有信心在2周内，将重症病例数清零！”易黎说这信心来自他们团队日日夜夜辛苦地付出，他们为团队每个人的勇敢和努力付出感到骄傲和自豪。

关联阅读全文
扫一扫

● 医者 · 感悟

疫情暴发后，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样一段视频：疫情期间，公交车上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只有一个人除外。当其他乘客提醒他的时候，他却跳起来，愤怒地指责众人……这一幕使我感慨颇深：随着经济的发展，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生活变好了，但对于疾病的预防意识却没有提高。

如今，预防医学已成为现代医学观的

保护好别人 就保护了自己

▲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 赵庆丽

主导思想，疾病防控已成为现代医学的核心任务。在三级预防策略中，一级预防是预防和消灭疾病的主要措施。而健康教育则是一级预防的先导，在疾病防控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此次疫情之后，希望国家能够通过普及全民健康教育，提高人群的卫生知识水平和自我保健能力，培养和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纠正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

人类最大的敌人是微小的病毒，也是我们自己。从17年前的“非典”到如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无不暴露出国人利己主义的思维模式——我们不愿戴口罩，不愿“委屈”自己，也因此无法保护自己。此次疫情，也应引起国人在文化层面的深刻反思。我们应时刻怀揣一颗善良之心，从我做起，为他人着想。因为，保护好别人，也就保护了自己。

● 医学 · 摄影

党旗下的誓言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的魔爪突然伸向祖国大地，肺炎疫情无情肆虐蔓延。武汉告急，湖北告急，中国告急！4万多名医护人员冒着被感染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驰援武汉前线。更多的医护人员，坚守在每一个发热门诊、奋战在每一个隔离病房，他们用自己血肉之躯建立一道坚强的防护墙，保护更多的人免于病毒的侵害。感谢您，我的挚爱亲朋，你们是最可爱的“逆行天使”！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克毒魔、迎接春天！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公利医院（简称“公利医院”）作为一家区域性医疗中心，在第一时间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这几幅照片真实记录本院白衣战士的工作场景。

摄影/杨家功 文字/高新跃

● 医学 · 诗歌

《再见》

▲ 武汉协和医院肾内科 杨晓

还没有看清武汉的模样，
还没有逛过三镇的小巷。
剪去的秀发，
还没有长长。
蓦然回首，
姐妹已在，
回家的路上。

● 医学 · 历史

从“戾气”到疫苗

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史”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张静

提到呼吸道传染病，你会想到哪些病？SARS？禽流感？新冠肺炎？如果我们细数《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列有的38种法定管理传染病，不难发现其中多种疾病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除较为常见的结核病、流感外，埃博拉病毒感染、水痘、天花也可通过空气传播。

电影《大明劫》描述的是明末大瘟疫（现在认为是鼠疫），其中中医大家吴又可开创温病学说，提出瘟疫的病因是一种“戾气”。17世纪，列文虎克发明显微镜，终于看清了“戾气”的模样。到19世纪60年代巴斯德进入微生物的生物生理学阶段，再到科赫开启医学微生物学首次论证了炭疽杆菌是炭疽病的病原菌，现在我们知道，“戾气”是各种各样的微生物，比如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天花是由天花病毒所致。

自古以来，人们就朴素地认识到，接触到患者或许是得病的原因。“隔离、检疫”这个词的英文“quarantine”来源于14世纪欧洲腺鼠疫流行时。当时，为了防止疾病传播，热那亚、威尼斯等港口要求远道而来的船只在靠岸之前必须先在海上待上5~6周以严防患病水手上岸。“quaranta”就是意大利语中的40。尽管这种措施没能防得了腺鼠疫，但是这个词的“检疫、隔离”含义留了下来。

明确了多种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并采取针对性的方法打断传播途径，才使得预防的有效性大大提升。但使易感人群变得不易感，才能使个体得到充分保护，甚至消灭疾病。

疫苗的灵感最早来源于人们观察到有些疾病得过一次就再也不会得了（即终身免疫）。但直到琴纳1796年发明了方便、安全的“牛痘”术并无私奉献给世界，笼罩人类千余年的天花阴云才逐渐散开。琴纳也因此被誉为“免疫学之父”。他的墓碑上刻着：“这里是人类最伟大的医生的长眠之地，琴纳以他的智慧把健康和生命带给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

人类的历史中，传染病一直如影随形。敬畏规则、敬畏生命，才能让我们走的更稳、更远。